

21648
54917
9210
10176

廿二史札記

廿二史札記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五

陽湖趙翼雲崧

萬厯中礦稅之害

萬厯中有房山民史錦易州民周言等言阜平房山各有礦砂請遣官開采以大學士申時行言而止後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卽命中官與其人偕往益自二十四年始其後又於通都大邑增設稅監故礦稅兩監徧天下兩淮又有鹽監廣東又有珠監或專或兼大璫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天下咸被害矣其最橫者有陳增馬堂陳奉高淮梁永楊榮等增開采山東兼徵東昌稅縱其黨程守訓等大作姦弊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

誣大商臣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但家殺人莫敢問又
誣劾知縣韋國賢吳宗堯等皆下詔獄凡肆惡山東者
十年堂天津稅監兼轄臨清始至諸亡命從者數百人
白晝手銀鐺奪人財抗者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
十之三破家者大半遠近罷市州民萬餘縱火焚堂署
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事聞詔捕首惡株連
甚眾有王朝佐者以身任之臨刑神色不變州民立祠
祀之陳奉徵荊州店稅兼采興國州礦砂鞭笞官吏剝
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其出數千人競擲瓦石擊之至
武昌其黨直入民家姦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士民
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始免已而漢

口黃州襄陽寶慶德安湘潭等處民變者凡十起奉又
誣劾兵備僉事馮應京等數十員帝皆爲降革逮問武
昌民恨切齒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眾乃投奉黨耿
文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撫支可大護奉焚其轅門而
奉倖免高淮采礦徵稅遼東搜括士民財數十萬招納
亡命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誣繫諸生數十人打死
指揮張汝立又誣劾總兵馬林等皆謫戍率家丁三百
人張飛虎旗金鼓震天聲言欲入大內遂潛住廣渠門
外御史袁九皋等劾之帝不問淮益募死士出塞發黃
票龍旗走朝鮮索冠珠貂馬又扣除軍士月糧前屯衛
軍甲而譟誓食其肉錦州松山軍相繼變淮始內奔

陳增

傳梁永徵稅陝西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縱諸亡命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指揮縣丞等官私宮良家子數十人稅額外增耗數倍索咸陽冰片五十斤麝香二十斤秦民憤其圖殺永乃撤回楊榮爲雲南稅監肆行威虐誣劾知府熊鐸等皆下獄百姓恨榮入骨焚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益怒杖斃數千人又怒指揮樊高明榜掠絕筋枷以示眾於是指揮賀世勛等率冤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并殺其黨二百餘人帝爲不食者累日此數人其最著者也他如江西礦監潘相激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燒廠房相往勘上饒礦知縣李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饑憊而歸乃劾鴻罷

其官蘇杭織造太監孫隆激民變徧焚諸委官家隆走
杭州以免福建稅監高宗在閩肆毒十餘年萬眾洶洶
欲殺宗宗率甲士二百人突入巡撫袁一驥署劫之令
諭眾始退此外如江西李道山西孫朝張忠廣東李鳳
李敬山東張曩河南魯坤四川邱乘雲輩皆爲民害猶
其次焉者也梁永傳是時廷臣章疏悉不省而諸稅監有
所奏朝上夕報可所劾無不曲護之以故諸稅監益驕
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隨地激變迨帝崩始用遺詔罷之
而毒痛已徧天下矣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
於萬厯云

萬厯中缺官不補

萬厯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補舊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祇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詔獄諸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職業盡弛上下解體內閣亦只方從哲一人從哲請增閣員帝以一人足辦不增置從哲堅臥四十餘日閣中虛無人帝慰畱再三又起視事帝惡言者擾聒以海宇昇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

方從哲傳

今案葉向高疏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二人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又言今六卿止趙煥一人都御史十年不補向高傳又孫瑋爲戶部尙書時大僚多缺瑋兼署戎政及兵部又都御史白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外計期近始命瑋以兵部尙書掌左都御史事瑋傳御史孫居相一人兼攝七差署諸道印居相傳觀此可見是時廢弛之大概也

三案

萬厯中鄭貴妃專寵光宗雖爲皇長子而儲位未定朝臣多疑貴妃欲立己子福王故請建儲及爭三王竝封之議者無慮數十百疏迨光宗旣立爲太子猶孤危無

依故朝臣請福王之國者又數十百疏福王已之國矣

四十三年五月四日忽有人持棗木挺入慈慶宮光宗爲太

子時擊傷門者至前殿爲內侍所執皇太子奏聞巡城

御史劉廷元訊其人名張差語無倫次狀似瘋癲移刑

部郎中胡士相等遂欲以瘋癲具獄提牢主事王之案

密訊其人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一老公至

一大宅亦係老公家教以遇人輒打死之案錄其語明

日刑部又覆訊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引路老

公係龐保大宅老公係劉成保成皆鄭貴妃宮內闖人

也中外籍籍皆疑貴妃弟鄭國泰主謀欲弑太子爲福

王地帝亦心動貴妃窘自乞哀於皇太子帝御慈寧宮

皇太子及三皇孫侍召閣臣方從哲吳道南及朝臣入
極言我父子慈愛以釋羣疑命礫差保成三人無他及
羣臣出帝意中變命先戮差及九卿三法司會同司禮
監訊保成於文華門保成以無左證遂輾轉不承刑部
尙書張問達請移入法司刑訊帝以事連貴妃恐付外

益滋口實乃斃保成於內三道守才遠流其事遂止

張問

達王之此挺擊一案也光宗卽位甫數日卽病痢中官

崔文昇進利劑益劇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藥稱仙丹

帝召閣臣方從哲韓爌等入受顧命因問李可灼有藥
卽傳入診視言病源甚悉帝命速進藥諸臣皆不敢決
可灼遂進一丸帝稍覺舒暢諸臣退帝又命進一丸明

日天未明帝崩

韓煥傳

此紅丸一案也光宗初卽位時鄭

貴妃尙在乾清宮李選侍爲貴妃請封皇太后帝已允
太后之封諭司禮監矣時外廷傳言貴妃以美女進帝
以致病御史楊漣劾崔文昇用藥無狀并請帝愼起居
因及鄭貴妃不宜封太后越三日帝召大臣并及漣數
目視漣毋聽外閒流言遂逐文昇且停太后命漣自以
小臣受顧命誓以死報帝崩漣急催閣部大臣同入臨
畢閣臣劉一燝問羣閹皇長子何在東宮伴讀王安曰
爲李選侍所匿耳一燝大呼誰敢匿新天子者安入白
選侍乃令皇長子出一燝等卽呼萬歲掖升輦至文華
殿先正太子位時選侍在乾清宮一燝謂太子不可與

同居乃奉太子暫居慈慶宮明日周嘉謨左光斗等疏
請令選侍移宮光斗疏中有武氏語選侍怒欲召太子
加光斗重譴漣正色謂諸閹太子今已爲天子選侍何
得召明日又合疏上選侍不得已卽日移曦鸞宮帝乃
還乾清

一爆漣
光斗傳

此移宮一案也梃擊自龐保劉成死後

浮議已息明年之案爲徐紹吉劾去天啟中之案復官
乃追理前事上復讐疏謂梃擊一事何等大變乃劉廷
元以瘋癲蔽獄胡士相亦朦朧具詞實緣外戚鄭國泰
私結廷元謀爲大逆耳此又梃擊一案爭端之始也光
宗崩閣臣方從哲票擬賞李可灼銀幣御史王舜等劾
可灼乃改令可灼引疾歸已而孫慎行入朝追劾從哲

謂可灼非太醫紅丸是何藥從哲乃敢使進御從哲應
坐弑逆之罪王紀楊東明鍾羽正蕭近高鄒元標等疏
繼之黃克纘等則爲從哲辨此又紅丸一案爭端之始
也李選侍移宮時內豎李進忠劉朝田詔等盜金寶過
乾清門而仆帝下法司案治諸閹懼則揚言帝薄待先
朝妃嬪致選侍移宮曰跣足投井以搖惑外廷御史賈
繼春遂上安選侍書黃克纘入其言亦附和之帝怒削
繼春籍已而帝漸忘前事王安又爲魏忠賢排死劉朝
田詔等乃賄忠賢而上疏辨寃於是繼春等起用倚閹
勢與楊漣等爲難此又移宮一案爭端之始也此三案
者本各有其是挺擊雖不能不致疑於鄭氏然安知非

龐保劉成等之行險倖功故當時孫承宗已謂事關太子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可問龐保劉成而上不可問此亦善爲調停之說也紅丸之案據韓爌具述進藥始末謂可灼進藥時諸大臣皆在皆未阻止而愼行獨責從哲以弑逆本屬深文故疏出舉朝其覺其過當特以其援引春秋許世子不嘗藥之例其論自不可沒至移宮一事光宗在位日淺李選侍素無權勢不比鄭貴妃之在萬厯中數十年薰灼也卽暫居乾清亦豈遂能垂簾稱制特熹宗年尙幼不可不慮其久而挾制此楊漣等趣移宮之深意也旣移宮後自當待以恩禮乃忽有薄待先朝嬪御之流言則賈繼

春之請安選侍亦未爲過故倪元璐之論此三案謂主
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
之詞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
宮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說取得情理
之平乃此三案遂啟日後無窮之攻擊者緣萬厯中無
錫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東林書院爲一時儒者之宗
海內士大夫慕之其後鄒元標馮從吾等又在京師建
首善書院亦以講學爲事趙南星由考功郎罷歸名益
高與元標憲成海內擬之三君其名行聲氣足以奔走
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羣相應和遂總目爲東林凡忤東
林者卽其指爲奸邪而主梃擊紅丸移宮者皆東林也

萬厯末東林已爲齊楚浙三黨斥盡

葉向高傳

光熹之際葉

向高再相與劉一燝等同心輔政復起用東林及趙南星長吏部又盡斥攻東林者於是被斥者謀報復盡附魏闡借其力求勝向高等相繼去國漣光斗等又被誣害凡南星所斥者無不拔擢所推者無不遭禍迭勝迭負三案遂爲戰場倪元璐所謂三案在逆闡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填箠逆闡得志後逆闡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進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

三案俱有故事

光宗在東宮時有挺擊之變固出非常然此亦有故事萬厯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